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讀書法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文愷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董誠

謄錄監生_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讀書法卷二 宋 張洪 齊熙 同編

綱領

人之為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學不是讀書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已讀書是講學中一事又曰讀書是格物一事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

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先生語黃義剛曰讀書窮理便是為學其他也無陶鑄處又曰只杜門讀書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 不讀書不窮理則心無所用遂生出病 讀書理會一件又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闕此一書之理去聖既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

精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弊矣 先生
答陳明仲書曰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
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
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
也 答呂子約書曰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
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
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
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

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摩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答劉定夫書曰學者息却許多狂妄身心除却許多閑雜說話著實讀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之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是一場脫空真是可惡 先生記建陽藏書閣有曰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道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

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
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
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遵守而誦習之
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
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
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
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
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

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
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
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
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
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於書肆況其所讀又
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
其亦難矣 先生記經史閣有曰古之學者無他明德
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

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
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
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
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源流兵刑之法
制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諸載
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
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
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

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學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

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

窮矣

先生作論語訓蒙

後更名集註

序曰夫其訓釋之詳

且明也日講焉則無不道矣義理之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而勿忘余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小子其懋敬之哉汲汲焉而毋欲速也循循焉而毋欲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迂且誕也毋惑於異端而躡之以為近且卑也聖人之書大中至正之極而萬世之標準也古之學者其始

即以此為學其卒非離此以為道窮理盡性修身齊家
雖以及人內外一致蓋取諸此而無所不脩亦修吾身
而已矣舍是而他求夫豈無可觀者然致遠恐泥昔者
吾幾陷焉今裁自脫故不願汝曹之為之也嗚呼小子
其懋戒之哉 先生答劉仲則書曰舍去書冊不復以
講學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有皆能識
其本原而中於幾會此子路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惡
於聖人也 答包詳道書曰今謂聖門之學全然不須

講學纔讀書窮理便為障蔽則無是理顏子一問為邦
夫子便告以四代之禮樂若平時都不講學如何曉得
禮記有曾子問一篇於禮文之變纖悉曲盡豈是塊然
都不講學耶東坡作蓮華漏銘譏衛朴以已之無目而
欲廢天下之視來諭無乃類此乎 答項平父書曰聖
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叅合蓋必如此然後見
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

洞然了其白黑也 答顏子堅書曰辱書備見雅志然
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者
則僕之愚於此有未喻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
辨而力行之自洒掃應對章句誦說以至於精義入神
酬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心得為貴而
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
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說陂行之流而非聖賢所傳
之正矣

循序漸進

序有二其
說見前集

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論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
初學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是聖人為一切要處惟大學
一書說古人為學大方玩味此書却讀論語學須以
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
論孟中庸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
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人自有合讀底書如

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然後看詩書禮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 先生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 問看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今為學首末次第 又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

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無影處理會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

矣 易難看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量
易書自是難看須經理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
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學
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事方可以讀
易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如論語所
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
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
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

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總說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易傳先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著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著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礪工夫先生與陳

丞相書曰易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便說道理故雖說得行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嘗極意研索僅得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工夫也 先生答江德功書曰若要讀書且讀論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 今人耳學都不將心究索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有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

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大學論孟中庸平易明白而意
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 答符復
仲書曰易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
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方賓玉書曰易之一書
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
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
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 答陳明仲書曰經書難讀而

易書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概工夫開

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今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 讀禮記復讀儀禮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其他皆然 讀書須是先以經為本而後讀史 先生荅呂伯恭書曰示喻今學者兼看經史甚善此間學者少通敏之資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鬧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

者亦當預防也 又曰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
通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
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
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 通鑑難看不如
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通鑑是逐年事逐年
過了更無蹤跡其舊讀通鑑且草看正史一上却來看
他 答潘叔昌書曰看史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
其所處理義之得失耳 讀通鑑且將全本熟看却去

金方氏入二
卷三
看綱目發明却儘好議論也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

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 人要會作文章須讀

取一部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 先生答程允

夫書曰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知

以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為盡力規模已

少變化其論甚當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求

諸已而已求諸已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所

以見聖賢用意處被服而力持之可也文字工拙尚何足道又書曰某聞之先師病翁及諸丈人先生皆謂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耳蓋不如是不足以發蕭散冲澹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近世詩人如陳簡齋絕佳張巨山逾冲淡但世不甚喜耳更須熟觀語孟以探其本

已上三段非讀書本務亦聖門游於藝之意云耳

右羣書先後緩急之序

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須看得一書徹了
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為所困如射弓有五斗
力且用五斗弓便可拽滿已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
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 讀書須看一
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見
這箇物事道理道理既多則難底道理自然識得 大
學且逐章理會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
將或問來參章句既逐段曉得却將來統看溫尋過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
先生云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可以治躁心
先生問看論語了未輔廣云已看一遍先生曰太快若
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先生
問胡某論語讀得多少對曰兩日只雜看中庸等先生
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一書讀大學
且逐段捱看看這段時似無得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
量前段令文思聯屬却不妨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語

孟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論語從學而時習讀起孟子從梁惠王讀起大學從大學之道讀起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讀起某之法是如此不可只擇中間一两句來理會意脉不相貫屬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又曰承諭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愚意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之要果能專意玩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於讀易

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亦至於此耶 又曰授學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若只似目前大餐長啜貪多務速即不濟事

答黃子耕書曰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是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

了又換一段看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
力時便漸得力也近看得朋友間病痛多是貪多務廣
匆遽涉躐所以凡事草率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
字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
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 答胡季隨
書曰近日學者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
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
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不可不深戒也 答王季

和書曰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
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幾見功久
久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郭希呂書曰專看
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
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
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為佳
日月不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劉仲則書曰大
抵讀書惟循序漸進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一噉

而盡其味也 答邵叔義書曰竊意必欲實為此學亦當有以自致其力於日用之間讀書窮理積其精誠循序漸進然後可得決非一旦慨然永歎而躡筭坐馳之所能到也 答陳師德書曰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始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

求而無得者知之 答鄭子上書曰看大學須先緊著精神領畧取大體規模却便回來尋箇實下手處著緊用力不可只守著此箇行程節次認作到頭處也 答潘叔昌書曰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劇讀為功故徃徃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駕之日賒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得且姑置其說

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
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朋友之心無
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為晚 答廖
子晦書曰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
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
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揀擇難底好底看非惟聖
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
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聲牙無田地可

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來機仲書曰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混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

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 答王欽之書曰取

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

泛泛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

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伍

考照案文集照作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

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但以

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只從頭看

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覆玩味久之必

有自得近年為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此長遠工夫耶 答林正卿書曰讀書之法須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上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浹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

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
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
已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汪叔耕書曰所論為學次第
足見立志之高然雜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
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截餅餌膾脯雜然於
前遂欲左擎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
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
食者果何物也 答朱朋孫書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

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
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
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茫然而不得其要
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工夫
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工夫處
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讀論語每日只兩段熟了自然見義理貫通若不如
此看是幾年也無長進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溫尋

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搶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
時便有許多脩改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
草草 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
然易曉 先生答程正思曰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
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探求聖言本意則久
之自當見效 答宋容之書曰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
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候一段已曉方換
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

一字一語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貫通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覆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致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 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

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捨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 若能沉潛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先生語楊道夫曰看來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先生問叔器論語讀多少對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得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火亦不

可捨此而觀彼 先生答湯退思書曰知讀書有漸甚
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
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
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
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為真讀書耳 答孫
仁甫書曰讀書一事可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
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
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

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所據之地不然恐終為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陳墓書曰為學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右每書誦讀考索之序

熟讀精思

先生答沈叔晦書曰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泛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工耳 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之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之自有至處 熟讀精思既曉得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為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論語首章便是讀書玩理之樣轍更無別塗請只如此用功

不必切切論功計獲也

答林伯和書曰講學莫先於

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精思不通然後考諸
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
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

答余占之書曰

讀書之法熟讀精思此外更無別巧

答胡季隨書曰

讀書不務精熟則久遠無入頭處必為浮說所動

答

路季章書曰將語孟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

得文義亦須逐字忖過洗滌心肝五臟許多忿憾之氣

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如今而已 又曰讀書
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義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
意思無以蕩滌塵埃剷除鱗甲也 答楊至之書曰熟
讀一經子細理會有疑則思不通方問庶有進處若只
如此泛泛揭過便容易生說雖說得是亦不濟事況全
未有交涉乎 答趙履常書曰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
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
功耳 又答陳明仲亦同此 答廖子晦書曰近時朋友謾說為學

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良可歎也 答許生書曰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不能以達乎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誘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意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 答張元德書

曰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為不熟不如稊稗非虛語也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嚼咀其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注解看方是有益 讀書法且先讀數十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二三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讀書不貴多只貴熟 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讀方得孟子大致分曉也不用解但熟讀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人說與我意思如

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如此則義理流通自得矣看詩須是諷詠教浹骨髓方得今都未曾看他皮毛在某已前是看了多少詩說今只有一本解了不勞討別解看省了多少事如何更不去熟讀須是先將那詩來吟詠四五十遍了方可看註看了又吟詠三四十遍便意思自然融液浹洽方有見處詩可以興須是反覆熟讀便書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熟讀六十

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問性
鈍讀書多記不得但須少看熟復子細推求義理自有
得處 五峯舊見龜山問為學之方龜山云且看論語
五峯問論語中何者為切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
生因謂直卿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 讀書理會義理
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如關羽擒顏良只知有此人
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所此人又要
所那人非惟一力不給而其所欲得者不可得矣又如

行路欲往處所却在道邊閑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
達看此一章便須反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
三二十過而曰不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學者只是要

發功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
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了盖他直要
說得盡方住其言成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
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 先生謂陳淳曰大學已
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溫誦勿忘 讀書小作課程大

施功力如合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
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
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
讀書不可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 凡人讀書
若讀十遍不會則又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
五十遍必有見處到五十遍瞑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
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 孟子之書明白親
切無甚可疑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千百轉

便自然純熟 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
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
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
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說十日只讀
得一日便有功驗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 後
生輩誦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復熟讀時時溫
習是要法耳 詩且逐篇旋讀方且旋通訓詁豈有不
讀而自能盡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

感發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
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
而從容諷咏之耳 答羅參議書曰論孟中庸大學之
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淺近不足用心
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約不可守今於六
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學為務則已未為博
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乎 所有書於理會得
底更看過尤好 先生云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

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是時徹
夜聞鶡聲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
不濟事先生問黃直卿論語近讀得如何曰尚看未
熟先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功效不可急工夫
不可慢書無難易須使許多心力反覆去看問黃
當常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著力至
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
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一字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

何如此說直是用力與他理會如做冤讐相似理會教分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泛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工夫不得力凡看文字且就本文上看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活令人都不欲看別段始得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

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
了方看後段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湏端的
真見妙處始得湏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上別無
他術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而大人多記
不得者只為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
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百板不恁精專人
多看一分之十今且看十分之二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只如此做

此事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工夫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則費八九分其後則費六七分又其後則四五分矣 范伯崇云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足以為史而不足以為師矣先生答曰此論甚佳 呂子約云學原於思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

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此即時習而悅之注釋也
先生答曰此說甚佳 先生答連嵩卿曰熟看上下文
子細思索不可草草說過 答楊子直書曰一生辛苦
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
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
處 答陳膚仲書曰讀書別無法只要耐子細是第一
義也 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 先生與張敬夫書曰
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率看過不曾子細玩味則見處

全不精明豈不可戒 答邱子野書曰觀者一見而決
玩者反復而不能舍之辭 答黃子耕書曰於經史中
求簡易用工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以學者反
復玩味不厭重複久之當自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
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
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粗通貫浹洽則於本原之
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 答宋深之書曰讀
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已分有益若但泛然看過

即枉費工力矣 先生語王過曰為學須要專一用工
不可雜亂因舉異教數語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置之
一處無事不辦 讀書不精深只是不專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讀書法卷四 宋 張洪 齊原 同編

虛心涵泳

讀書且須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 問
讀易未能浹洽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
方包羅得許多義理 看文字須是虛心則見道理明
讀書而不能盡見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
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

恁大綱看過何緣見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 示
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
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 虛
心靜慮密切玩味久之須自見得更有精微處不但如
此而已 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原詩
虛心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
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
辨得出來若被舊說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道不用

舊說終被他先入在內不期依舊從他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閒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 戴明伯請教先生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驚則道理自

逐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見之理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已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六劫也終理會不得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惟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看書

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 大底義理須
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 凡看文字且就本文上
看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爛熟方見意味快活令
人都不欲看外段始得 聖賢說出來底言語自有語
脉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說了也須玩索其
旨所以學不可不講 觀詩之法且虛心尋繹之不要
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
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則

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流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不得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槩病在執著不肯放下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看文字不可終日思量硬將心去馳逐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

看 先生答張敬夫書曰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 先生答汪尚書書曰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

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
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
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
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
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醅酢之際體用渾然
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又曰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
別 先生答呂伯恭書曰學者凡聖賢一言皆當潛心

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
在胃次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
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
曠然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 與袁機仲
書曰須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以輕索
其瑕疵 答范文叔書曰往年經無定說故讀書不能
無疑近來衆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
覆玩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

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
順心得如誦已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答
游誠之書曰讀書玩理但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
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也 答柯國材書曰大概讀
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
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
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
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充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

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 答許順之書曰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異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誠依此加功如何又曰讀書大抵只就事上理會看他語意如何不必過

爲深昧之說却失聖賢本意自家用心亦不得其正陷於支離怪僻之域所害不細切宜戒之只就平易慤寔處理會也 又曰向平易著實處子細玩索湏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 答王近思書曰於古昔聖賢之言逐一反覆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自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又曰於先達所言擇取其精要者一說反覆玩味久而不忘當自有心解處不可妄以私意穿鑿恐失之浸遠難收拾也

答魏元履書曰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閑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慤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媮惰虛度光陰也又曰尋常讀書只為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

味耶 答程允夫書曰讀書剖析精微玩味久熟則衆

說之異同自不能眩而反為吾磨礪之資矣 答陳明

仲書曰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

夕涵泳使與本經正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

益不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必深有得於心也

答胡廣仲書曰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

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強說枉費心力也 答江德功

書曰虛心平氣徐讀而審思乃見聖賢本意而在已亦

有著實用處不必費力生說徒失本指而無所用也

又曰聖賢之言意旨深遠子細反覆十年二十年尚未
見到一二分豈可撥冗看得一過便敢遽然立論似此
恐不但解釋文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
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覆玩味直是
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義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
醲郁氣象所繫實不輕也 答嚴居厚書曰虛心平氣
反覆諷誦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

勢之雖欲強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 答劉叔文書曰大凡看書須認得分明又無始終方是不錯若未曾得且虛心平看未要硬便主張久之自有見處不費許多閑說話 答黃仁卿書曰看書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若使一向如此排定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

胸令其平易廣濶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
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促迫田地陜隘
無處著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變化氣質底道
理 答黃直卿書曰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且與
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
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
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 又曰人之學所以不進只
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

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他病也 答呂子

約書曰讀古人書直是要虛著心大著肚高著眼方有少分相應若左遮右攔前拖後拽隨語生解節上生枝則更讀萬卷書亦無用處也 又曰虛心看聖賢所說言語未要將自家許多道理見識與之爭衡退步久之却須自有箇融會處盖自家道理見識未必不是只是覺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開口不覺蹉過了他說底道理耳 又曰大凡讀書須是虛心以求本文之

意爲先若不得本文之意則是任意穿鑿 又曰取孟子子子思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制 又曰讀書窮理須認正意切忌緣文生義附會穿穴只好做時文不是講學 又曰胸中先有舊說爲所牽制不得虛平故爾滯礙枉費心力可且將舊說權行倚閣而只將本文反復玩味久之自然漸虛漸平則於此無疑矣 又曰放下許多道理平心

看他文義向甚處去都不要將道理向前牽拽他待他文義有歸著去處穩帖分明後却有箇自然底道理出不容毫髮有所增損抑揚此處正好玩味大抵先要虛心耳 又曰前賢語言寬廣不若今人急迫今人見得些道理便要鑄鑿開却正是心量小不耐煩耳 答潘文叔書曰大抵讀書只合平心說理不必過求却失正意也 答潘恭叔書曰近日學者之病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

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 答劉公度

書曰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答劉

仲升書曰大抵學問平日不曾子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

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 答劉李章書曰為學若不寬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紐捏造作務為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義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又曰意思急迫不寬平務高不務切而不肯平心實看道理只此意思亦殊礙人所見也 又曰讀書且要虛心平氣隨他文義體當不可先立己意作勢硬說只成杜撰不見聖賢本意也 又曰讀書只隨書文訓釋玩味意自深長今人却是背

却經文橫生他說所以枉費工夫不見長進又當以草
略苟且為戒所謂隨看便起是非之心此最說著讀書
之病蓋理無不具一事必有兩途今纔見彼說晝自家
便尋夜底道理反之各說一邊互相逃閃更無了期今
人問難往往類此甚可笑也 又曰江西人尚氣不肯
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
細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
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

壓得人過然橫拘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
本說之意則於已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將排比章句玩
索文理底工夫換却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
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心地自然平夷見理明徹庶幾
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答胡季隨書曰所示諸
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
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
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

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拏辨說而思已過半矣 答沈晦叔書曰虛心熟讀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諸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輟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會道理矣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 答項平父書曰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

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又曰明敏太過不能深潛密察反覆玩味只略一線路可通便謂理只如此所以為人所惑虛度光陰也 答王季和書曰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 答黃冕仲書曰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覷涵泳不必過為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 答李守約書曰讀書

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覆詳說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 答趙子欽書曰近世學者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刼持縛束而左右之其或傷於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

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又曰大抵
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
疑而反覆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
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 又曰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
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
元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
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
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

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今學者只當虛心
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
可遽以己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
說終日馳驚於虛詞浮辯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
功反有所損而無益也 答徐居厚書曰平心和氣却
是吾人學問根本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
血氣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
等只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

耶 答傅子淵書曰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
虛心以觀聖賢師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
是禪家張皇鬪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醲郁之意荊州
所謂有拈槌豎佛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 答潘文叔
書曰讀書亦無他說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
看教浹洽便自有得力處不須預為計較必求赫赫之
近功也 答蔡季通書曰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
處須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却舉起一看便自

覺得有下落處 答程允夫書曰吾弟明敏看文字不
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少却玩味工夫故此道
理雖看得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
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
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
失也 答陸子壽書曰大凡讀書當煩亂疑惑之際正
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
之意處之若遽以己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己所未有

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 答林正卿書曰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宏者非但讀書為然也 答汪叔耕書曰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

世其言丁寧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所傳耳 答陳才卿書曰大凡讀書須且虛心參驗久當自見切忌便作見解主張也 答張元德書曰大抵讀書須是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根尋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

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閑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為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答王晉輔書曰為學大概且將聖賢之言從頭逐字訓釋逐句精詳逐段反覆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已見妄起浮論也 答杜貫道書曰讀書課程甚善但思慮亦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

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也 答李晦叔書曰大

抵讀書當擇先儒舊說之當於理者反覆玩味朝夕涵
泳使與本經之言之意通貫浹洽於胸中然後有益不
必段段立說徒為觀美而實未有得於心也 答孫敬

父書曰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
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
勝也可不戒哉 答或人書曰大抵讀書且是虛心考
其文詞指意所歸然後可以要其義理之所在近見學

者多是先立已見不問經文向背之勢而橫以義理加之其說雖不背理然非經文本意如此則但據已見自為一書何必讀古聖賢之書哉所以讀書政恐吾之所見未必是而求正於彼耳惟其闕文斷簡名器物色有不可考者則無可奈何其他在義理中可推而得者切須字字句句反覆精詳不可草草說過也 與或人書

曰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夫之自有見處義理細密直是使麁心看不得乍看極是繁碎久之

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 先生跋林汝
器論語說曰語孟聖賢之書本自平易又有諸先生相
為發明義理昭著如日星然學者體味於心念念不已
自然血脉通貫無所底滯然後可言有益於吾身不然
涉獵強記無沉浸醲郁之功則其所資亦淺焉耳 論
文義且只據所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
引外說枝蔓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須直看
公孫丑所問意思如何孟子所說如何一徑理去使當

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曉處今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末梢都只恁休去也 答蘇晉叟書曰讀書且當隨文熟看俟

其詞旨曉析貫通然後自有發明未可遽捨本文別立議論徒長虛見無益於實也 答曾景建書曰讀書須量力少看而熟復之只依文義尋箇明白去處自然有味不在極力苦思轉求轉遠也 答胡季隨書曰講論

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

所在若不如此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累千萬言終身競辨亦無由有歸著矣 答陸梭山書曰熹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覆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得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雖欲不差不可得矣 答陸象山書曰某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

書見喻曰甲與乙辯方各自是其說甲則曰願乙平心也乙亦曰願甲平心也平心之說甚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某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守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姑暫置其是已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非之實如欲疑獄者當公其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為直直者為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向背為主然後可以審聽兩造之辭

旁求參伍之驗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麤淺之心
挾忿懟之氣不肯暫置其是已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
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誤
況其差有在於毫釐之間者又將誰使折其衷而能不
謬也哉 答呂子約書曰數學之功交相為助政自不
惡但所論頗覺支蔓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
滌除令胸中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
似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 又曰講論不

子細看先橫著一箇人我之見在胸中於已說則只尋是處雖不是亦瞞過了於人說則只尋不是處吹毛求疵多方駁難如此則只長得私見豈有長進之理 答林叔和書曰嘗觀當世儒先講學初非甚異止緣自是太過而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至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已公聽並觀兼取衆長以為已善擇其切於已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

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纖悉詳盡不使或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柯國材書曰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恐其遠此道之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

答丁賓臣書曰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常而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妄意躐等自謂有見講論之際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 答呂子約書曰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

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無太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

切己體察

大學一書如行程識得行程便須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當時曾時習否句句如此求之

則有益矣 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
為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
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况未必說得明乎
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莫荏苒歲月可
惜也 王子充問讀書未見得切見之事方切先生曰
不然論語第一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
色便是三省可謂甚切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
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己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

文用皆做外面看 先生語周謨曰凡讀易而能句句
體驗每存兢慄戒慎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
耳 又曰舜弼講論多是不切己而止於文字上捏合
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幹轉方有實地工夫也
又曰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
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
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 識得聖人
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己用功 看文

字須是切已則自體認得出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會何貴於學 先生書謂林充之曰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深加省察而去其害此者為佳不然誦讀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耻之 答歐陽慶似書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 答董叔仲書曰讀書先看大指却就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

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 答黃子耕書曰日用之間更

看自己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闕處隨處操存隨處
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於焦躁耶 答劉仲升書曰

所喻玩味見成義理甚善然亦須就自己分上體當方
見真實意味也 答曾泰之書曰疑義且當闕之却於

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深自省察有不合處
却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
上著力也 答方賓王書曰大學之本末始終無非已

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耳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 答俞壽翁書曰捐去浮華還就自己分上切近著實處用功庶幾自有欲罷不能積累貫通之效若未得下手處恐未免於臆度虛談之弊也 答李伯諫書曰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

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哉 答詹體仁書曰為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致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却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 答胡平一書曰日用切己之功聖賢

之言詳矣其在大學論孟中庸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
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
什八九也 先生跋胡澹菴論語說序曰通經之士固
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
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欲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
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
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先生跋洪芻靖節祠記後曰讀
洪芻所撰靖節祠記其於君臣大義不可謂懵然無所

知者而靖康之禍芻乃縱慾忘君所謂悖逆穢惡有不可言者送學榜示講堂一日使諸生知學之道非知之難而行之艱也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先生答林伯和書曰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先生曰某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己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字一生用之不盡又曰某近覺得學者所以不成箇頭項者只緣聖賢說得多了既欲為此又欲為彼如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今人却似見得這兩句好又見說克己復禮也好又見說出門如見大賓也好空多了少閒却不把捉得

一項周全

李貫之曰敬能集義義不離敬敬不容不義義不容不敬敬義夾持則心常存心存則心

熟而智益明敬義二字該盡六經語孟中所言之理

先生答蔡季通書曰文字之

外要當有用心處乃為究竟耳

論看二程語錄而及此

著緊用力

凡事不可著箇且字其病甚多 或言在家衮衮但不

敢忘書冊亦覺未免閒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

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

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 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讀書法
卷四

二十六

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人若辦得十年來世間甚書讀不了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讀書須要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藥初煎時須著猛火待滾了却退著以慢火養之讀書亦如此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諸

友只有箇學之意都散漫不恁地勇猛恐虛度了日子
須著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辨箇月日氣
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
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
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 古人謂心堅石穿蓋
未嘗有做不得底事如公幾年讀書不長進時皆緣自
恁地搭滯了 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如此
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 某

今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與人學射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下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著弓須是射得中方得 答陳膚仲書曰近覺朋友讀書多是苟簡未曾曉會得便只如此打過何況更要他將已曉會得處反覆玩味言外別見新意決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會文字只是備禮無一字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

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箇半箇發憤忘食索性理會教十分透徹少慰衰朽之望乎 答劉季章書曰懶惰一病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 答胡季隨書曰呂伯恭嘗謂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之心此至論也 答李守約書曰直須痛自循省勇猛奮發方有下工夫處若只如此悠悠恐無入德之期也 答陳超宗書曰為學雖有階

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意然後可以加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為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 答郭希呂書曰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工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陳

膚仲書曰閒隙時不可閑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底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許順之書曰天下事無不可為但在人自強如何耳 答黃嵩老書曰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閒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陳才卿書曰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警懼真

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周南仲書曰
聖賢遺訓具在方策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
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時討論
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
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
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
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
力可恃之地也 答度周卿書曰讀書探道有新功否

歲月易失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
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
庶於聖賢之教漸有密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
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
矣 先生同安諭學者曰夫學者所以為己而士有或
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從學而已得學又不為無所
從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於學而已

居敬持志

若不能敬則講學無安頓處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
好用工夫方專精看得透徹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
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敬只是提撕此
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不
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 心不定故見理不
得今且未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
鏡如何照物 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
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

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
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
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 因論讀大學答以每
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敬敬是常惺惺底法以
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
知心所在却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
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
篙不使匙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固只

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先生問汪長孺

名德輔

所讀

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後如此

看文字理會不出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先生答陳膚

仲書曰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而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胡為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 答鄭仲禮書曰讀書固不

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為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李晦叔

書曰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曾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

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 答詹元善
書曰君子之為學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
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
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
所急而不暇焉 答羅縣尉書曰古人之學以莊敬持
守為先而讀書窮理以發其趣